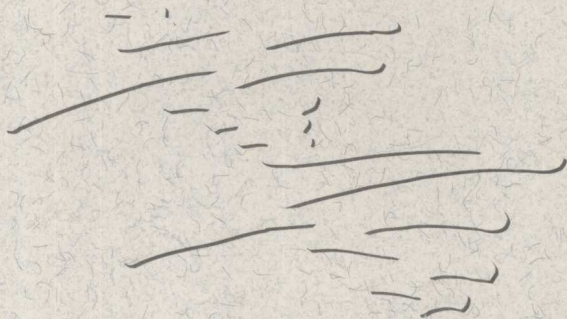




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

• 主 编 韩立新 • 副主编 姜海波





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

• 主 编 韩立新 • 副主编 姜海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韩立新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7-300-08946-1

I. 新…

II. 韩…

III. 马恩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A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0615 号

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

主 编 韩立新

副 主 编 姜海波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35.5 插页 1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76 000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德意志意识形态》

研究的新阶段

韩立新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1845年11月至1846年夏天，距今已有160年。尽管这部手稿不是一部完成了的作品，但是，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被誉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

这部手稿全文发表于1932年，对它的研究高潮却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对其中的《费尔巴哈》章，日本、苏联和民主德国都曾取得过丰硕的研究成果。1972年，苏联和民主德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出版了MEGA2第I部门第5卷，即《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的试刊版(Probegang)^①，1974年日本学者广松涉又出版了《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②。这两个新版本无论是在编排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远远优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的《形态》，对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4年，国际马克思恩格斯财团(IMES)在《马克思恩格斯年鉴》上又发表了MEGA2第I部门第5卷即《形态》的先行版(Vorabpublikation)。^③2005年初，我国出版了日本学者广松涉编注

①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Probegang, 1972.

② 广松涉编注：《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河出书房新社，1974。

③ Vorabpublikation aus Band 5 der Ersten Abteilung der MEGA2: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Joseph Weydemeyer, Die Deutsche Ideologie, Marx-Engels-Jahrbuch 2003, Akademie Verlag GmbH, Berlin 2004.

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文版^①，并在南京大学召开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及其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5年底，为纪念MEGA2第Ⅱ部门第12卷的出版，负责编辑此卷的日本MEGA编委会仙台小组在日本召开了以“马克思《资本论》历史考证版”为主题的国际MEGA2研讨会，其中的议题之一就是“MEGA2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

2006年底日本MEGA编委会又与负责MEGA2编辑的德国专家在柏林举行“马克思和恩格斯编辑——德国和日本专家会议”，就日本学者参与MEGA2第Ⅰ部门第5卷编辑问题达成初步意向。^②

这些都预示着，对这部手稿的研究将进入一个新阶段。本书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产生的一部研究新版《形态》的著作。

一、本书的方法和特点

MEGA2的试刊版和广松涉版虽然早在三十几年前就已经流行于世，但却没有引起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注意。三十多年来，我国不仅很少有介绍和研究这两个新版本的论文和著作，很多人甚至连这两个新版的存在都无从知晓，他们一直沿用着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的《形态》。这一状况直到2005年汉译广松版的出版才有所改变。汉译广松版的出版使我国大部分学者首次看到了日本学界研究《形态》的成果，了解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手稿的情况，

① [日] 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翻译，张一兵审订，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以下简称“汉译广松版”。

② 参照 [日] 大村泉、涩谷正、平子友长：《报知：日本研究人员对新MEGA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的参与和计划》（《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7号，八朔社，2006-11），涩谷正、平子友长、郑文吉、霍普曼（Dr. Gerald Hubmann）和施帕尔（Dr. Richard Sperl, BBAW）等人的论文（《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8号，2007-03）。

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带来了巨大震动。受汉译广松版的刺激，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界也开始关注《形态》，国内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权威报刊，如《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月刊》、《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哲学动态》以及《南京大学学报》等纷纷刊登有关新版《形态》的研究论文。在热衷于宏大叙事、赶时髦的学术风潮中，朴实无华的《形态》研究作为一道少有的风景线，成为近年学术界的一股潮流。尽管这一潮流刚刚形成，但它所带来的冲击却不可小觑。因为，与以往不同，它是文献学研究和文本解读为基本特征的，它所面对的是经典著作本身，它的出现可能会给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带来研究范式的重大转变。

一般说来，在任何一个哲学学科，对经典著作的研究都应该处于该学科最基础、最核心的地位，因为它是一个学科安身立命并不断发展的根本。中国哲学如此，西方哲学亦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应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相对于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等学科注重基础性文本研究，并初步形成一套学术规范和学术风气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却一直不能真正地“回到马克思”，不能营造出注重对经典文献解读和研究的学术氛围。结果使得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两个不足：

第一，缺少系统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著作，尤其是缺少对巴黎时代的《手稿》和《经济学笔记》、《形态》以及1857年到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作的研究和解读。熟悉马克思哲学的人都知道，恰恰是这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过的手稿类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这些著作的研究和解读，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实质，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重要的，就像为建筑物打地基一样，这一工作不仅可以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建设奠定基础，而且还可以为后继者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起点，使后继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这样代代相继，最后形成一座高高的但又不失坚实的学科大厦。遗憾的是，这一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我国还远没有完成。

第二，缺少对正在出版的 MEGA2 的系统研究。MEGA2(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是国际马克思恩格斯财团正在出版的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二版，这是一个无论在资料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以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 Engels Werke, 严格地说译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更为恰当) 的第一手文献。MEGA2 计划出版 114 卷，现在已经出版了 50 多卷。由于 MEGA2 在资料上翔实，在内容上可靠，自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出版以来，在国际上，它已经逐渐取代了旧《全集》版，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对它的研究甚至被称为“马克思学”(Marxology)，对它的引用和使用也成为国际上马克思研究的惯例。特别是在日本，不仅有一部分顶尖级学者正在直接参与 MEGA2 第 II 和第 IV 部门的编辑工作，而且他们很早就对 MEGA2 中的新资料和新文献进行了系统研究，目前有关 MEGA2 的研究已经成为该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流。非常遗憾的是，我国学界不仅对 MEGA2 的研究少之又少，而且对其重视程度也远远不够，其中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没有购买这套书的德文版就是一个佐证。但是，不研究 MEGA2，我们不仅会被国外同行落得更远，更有甚者，可能会使我们的许多应用研究因缺乏文本依据而变得不可靠。令人欣慰的是，我国的一些学者已经感受到了这一危机并开始关注 MEGA2，我们相信，随着 MEGA2 的出版和翻译事业的进展，MEGA2 早晚会引起我国整个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关注，MEGA2 研究会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事实上，正是由于缺乏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文献的解读以及对 MEGA2 的研究，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常常出现这样一些现象：许多显赫的理论实际上是无本之木，学理性不强且流于空泛；夸大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所谓新马克思主义的成就，用其成果代替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研究，尽管无论在思想深度和厚度上，这些东西根本无法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相比；在一轮一轮的喧嚣声中，很多研究不断变换着主题，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想创新”背后却很

少有什么实质性进展。这种状况就像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形态》中描述德国的思想斗争那样，“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无意贬低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所讨论的课题的价值，也无意贬低针对现实的应用性研究的意义，我们深知这些研究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文本解读和 MEGA2 研究的重要性，它们是应用性研究的前提，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界迟早都要做的工作。

总之，现在国内学术气氛宽松，国外的相关资料充足，我们已经具备全面系统地进行基础研究的条件，在这种状况下，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就不能再一窝蜂地都去做应用研究，或都去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什么新马克思主义，时代要求我们必须抽调一批力量去做基础理论研究。惟其如此，应用性研究才能走得更远，才能做得更为扎实可靠；惟其如此，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长久之计，也是我们这代人的首要使命。应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去扭转我国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积累严重不足的现状，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学科大厦奠定基础。

本书正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上进行的一次理论尝试。2005年3月，也就是在汉译广松版刚刚问世之后，清华大学的部分师生自发地组织了一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会”，开始不定期地对新版《形态》进行轮读，同时邀请国内外的《形态》研究专家来研究会进行讲解和研讨，这部著作正是研讨的理论成果。从方法上看，我们的解读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 我们采取了一种 Seminar 方式，即集体研究的方式。

在德国和日本的大学里，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阅读方式和研究方式，参加研究会的每一成员都对所选择的经典著作进行轮读和讨论，在此基础上形成对该经典著作的理解。

这种集体解读方式至少有三个优点：一是这种集体解读方式符

合哲学本身的特点。我们知道，辩证法（Dialektik）的原义是指“对话题的分割”，即对话，它是指两个以上的主体对一个话题进行讨论，彼此在对立和否定中达成共识并发现真理。而这种集体解读方式实质上就是对话，就是参与者在对话中运用理性追求真理的过程。学哲学的人本来就是应该以这种方式治学的。

二是可以使参加者本身受到相应的学术训练。认真地读书并且读懂书是一个研究者必备的基本素质，过早地离开文本进行宏大叙事、创造体系实际上并不利于一个研究者的成长。而 Seminar 这种读书方式，要求解读者必须尊重文本、理解文本，以文本为依据进行讨论和研究，这将有利于学生形成扎实的治学作风。

三是可以加深对经典著作的理解。经典著作，尤其是马克思的著作往往不是一个人所能读懂的，特别是在缺少可以信赖的参考文献的情况下，个人的悟性往往是有局限的，容易使自己的理解趋于肤浅或者偏颇。而集体解读则因为阅读主体不同，至少可以实现从多重角度客观地理解文本，减少个人的主观性，并能在讨论中深化对其的理解。本书的大部分思想就是在这种集体讨论中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2）我们采取了概念式的解读方式。

一般说来，对经典著作的解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按照原著的页码顺序，或者按照章节对原著进行解读；另一种是对构成该经典著作的基本范畴进行解读，通过对基本范畴的研究来把握解读对象的全貌，我把这一方法称为概念式解读方式。我们知道，《形态》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和论述，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范畴，譬如市民社会、生产力、分工、交往、所有制、国家、共同体、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自然、历史以及实践等在《形态》中都已经登场，并具备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在这种状况下，对《形态》的解读，如果从基本理论入手，恐怕会因文献不足而困难重重，但如果从基本范畴入手则会收到很好的研究效果。《形态》的这一手稿性质，决定了采取

概念式解读方式可能更为妥当。

此外，《形态》时期的马克思正处于思想形成的时期，同其晚期著作相比，这一时期的概念还没有完全定型，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它们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内涵，兼容并蓄德、英、法等国思想家的特质，甚至还残留着许多原创者的痕迹。因此，采取概念式解读方式，可能更有利于把握当时的学术背景以及原创者与马克思思想的渊源关系。

(3) 在进行概念式解读时，我们实际上采用了横向和纵向两个视角。

所谓横向视角，就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其同时代人的思想关系的角度来解读《形态》。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世界观是在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斗争中形成的。从哲学方面来看，当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清算他们与黑格尔以及黑格尔左派的关系，作为从黑格尔左派中走出来的青年学者，他们与黑格尔、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经济学方面来看，马克思为了彻底摆脱黑格尔左派的哲学框架，从1844年的巴黎时代起曾经疯狂地学习英法两国的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斯卡尔培克、穆勒以及萨伊、李斯特、麦克库洛赫等人的著作，他是在与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格斗中完成思想转变的；从社会主义思想方面来看，这一时期跟马克思过从甚密的蒲鲁东、魏德林、赫斯以及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等人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曾经深深地影响到了马克思。后来，列宁在概括马克思主义学说时，曾说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这一说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要真正理解《形态》，离不开当时思想界的理论背景，特别是离不开上述三大理论来源中的思想背景，对《形态》中概念的解读显然需要这样一个横向的视角。

所谓纵向视角，是指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自身思想的变化轨迹出发，去追寻《形态》中这些概念的形成过程及其思想内涵。这是一种按时间顺序解读马克思的做法。我们知道，《形态》前后是马克思

本人思想变化最为剧烈的一个时期。在《形态》以前，马克思曾经写下了博士论文、《莱茵报》时期的论文、《德法年鉴》时期的“早期三论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巴黎与布鲁塞尔时代的《经济学笔记》；恩格斯也写下了《国民经济学大纲》等著作。在《形态》以后，马克思著有《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恩格斯著有《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等。《形态》作为过渡时期的著作，正好处在早期和晚期著作中间。《形态》中所出现的概念不仅在它以前的著作中有其胚胎形态，在它以后的著作中还可以找到其完成形态，其变化过程反映了马克思思想的成熟过程。因此，要想加深对《形态》的理解，从历史的角度，即联系《形态》前后的马克思著作来解读《形态》是必需的。通过这一纵向视角，我们可以透视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

横向视角和纵向视角构成了一个十字坐标。这种十字坐标式的解读方式不仅适用于《形态》，同样也适应于其他马克思的著作和全部MEGA2。从上面的说明中可以看出，这种十字坐标式解读方式的根本特点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强调手稿本身的意义以及手稿形成的时间顺序。这是一种一切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出发，而不是从他们以外的参照系，譬如现在时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或者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出发来解读马克思的做法。我把这种做法称作“以马解马”，相应的，把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出发的思路称作“以西马解马”，把用西方哲学家，譬如海德格尔的思想来理解马克思的做法称作“以西解马”。不用说，我们的基本方法是“以马解马”，这也构成了本书不同于其他同类著作的方法论特征。而现在，我国主要流行的是“以西马解马”和“以西解马”。本人无意否定这两种途径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实际上笔者很羡慕有能力这样做的同行，但是这里只想指出一个事实，这就是在“以西马解马”和“以西解马”的过程中，

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精英们远离了解读马克思这一初衷，转而去研究西方哲学或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不仅造成了文本解读这一基础工作的相对滞后，而且还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人才流失。

MEGA2 作为历史考证 (historische-kritische) 版，它不仅补充了没被旧版《全集》所收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手文献，修改了旧版《全集》中的许多判读错误，更重要的，就像我们在新版《形态》中所看到的那样，它还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以原始的面目呈现于读者面前。对于这样的手稿类著作，这种十字坐标式的解读方式可能更为合适。在 1992 年通过的 MEGA2 的《编辑准则》中，MEGA 编委会明确规定，MEGA2 的编辑要体现“历史考证”的宗旨，即尊重原始手稿的本来面目，并严格按手稿的写作时间顺序排列。^① 这种十字坐标式的解读方式实际上跟 MEGA2 的宗旨不谋而合。不仅如此，由于本书在内容上还大量涉及了 MEGA2 的编辑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也算是一本有关 MEGA2 的研究著作。

二、《形态》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本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收录了国内外研究《形态》的一线学者（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曾在清华大学“《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会”上做过报告）的几篇论稿，主要涉及有关《形态》的文献学研究以及《形态》的形成过程、思想渊源和写作背景等方面的内容。《形态》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除了它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地位以外，还

^① 参照市原健志等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的编辑纲要》（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第 32 号，八朔社，1998-11。

因为它包含了这部手稿如何编排这样一个文献学问题，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出现的《形态》研究高潮以及我国现在的《形态》研究热都起因于这一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收录了巴加图利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原稿的结构和内容》^①一文，该文与广松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上的问题》^②齐名，同广松论文一道，共同开创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先河。

另外，由于《形态》处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期，它与早期马克思著作，譬如《德法年鉴》中的几篇论文、《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以及与当时黑格尔左派的关系一直是《形态》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本部分的大部分作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涉及了这一复杂的问题，为读者能够深入地了解《形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背景材料。这一部分是初学者学习和理解《形态》的前提。

第二部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概念解读”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在这一部分中，本书对《形态》中的十几个基本概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读。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解读是自由的，每位作者都在兼顾客观性的同时，从自己的问题意识出发，对文本进行了主体解读。尽管在有些问题上，解读者之间意见不尽相同，甚至相左，但这正反映了《形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为读者提供了从不同角度理解《形态》的进路。

第三部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篇章结构”是对整个《形态》一书结构的基本说明。《形态》实际上是由两卷七章组成的一本大部头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无疑要数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目前关于编辑问题等的讨论都集中在该章中。本书也主要是对《费尔巴哈》章的解读，但是为了完整起见，本书加进了对第一卷第二章、第三

① Структура и содержание рукописи первой главы «Немецкой идеологии»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 该文原载于《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65-10（《哲学问题》（苏），1965（10））。

② 季刊《唯物论研究》第21号，1965。后收入《广松涉全集》，第8卷，岩波书店，1997。

章以及第二卷的相关说明。通过阅读这一部分，读者可以初步地了解《形态》的整体构架和基本轮廓。

第四部分“附录”包括一个“讨论实录”。“讨论实录”的论题是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的分期问题，也即下面将提到“卡尔·马克思问题”。讨论者以阿尔都塞和广松涉等人的“断裂说”为基本素材，围绕着《手稿》和《形态》这两部著作在理论上是否存在断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本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已经进行了20次左右的轮读和讨论，该“讨论实录”真实地记载了研究会的讨论状况，相信读者从中不仅可以体会到《形态》研究的意义和趣味性，也可以感受到本研究会自由与平等的学术气氛。

总之，本书涉及的内容很多，这里不可能一一赘述，只想就现阶段《形态》研究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四个问题做一个简单的论述，以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 《费尔巴哈》章的编辑问题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诸多手稿中，《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最为错综复杂。不仅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修改过该手稿，手稿本身也没有完成，而且1932年由阿多拉茨基编排的《费尔巴哈》章，即今天我们广泛使用的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底本也不甚令人满意。因为它不仅人为地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分成约40个片断，无视作者标注的页码序号进行编排，而且从组版的方式上已经和手稿的本来面貌有了天壤之别。如何重新编排《费尔巴哈》章，从而准确地反映这部手稿的原始面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从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的巴加图利亚、日本的广松涉和民主德国的陶伯特等人就不约而同地对《费尔巴哈》章进行了文献学考证，并纷纷提出了新的编辑原则，一时间重新编排《费尔巴哈》章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潮流。1965年苏联出版了巴加图利亚编辑的《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1966年民主德国出版了新德文版，1972年MEGA2出版了《费尔巴哈》章的

试刊版。日本是这一领域最活跃的国家，1974年广松涉出版了《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广松版以后，又陆续出版了服部文男版、涩谷正版、小林昌人版等。此外，韩国的郑文吉和我国的侯才教授也曾研究过《费尔巴哈》章的编辑问题，对手稿的编排提出过意见。^①

编辑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恢复手稿的本来面貌，这就必然涉及两个问题：组版方式和手稿排序。首先，关于组版方式，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在正式文本中只印最终的文稿，至于删改和加写部分等在卷末《异文明细》(Variantenverzeichnis)或别卷中予以说明，这一组版方式的代表是阿多拉茨基版、MEGA2的试刊版和先行版，特别是先行版按照MEGA2的《编辑准则》，把最终的文稿和手稿的修改过程分别编进《文本》(Text)和《附属材料》(Apparat)两卷中，使文本和对文本的说明完全分离。另一种是尽可能按照手稿的原样，像照片那样把最初的底稿以及删改部分等直接印在正文中。这一组版方式的代表是梁赞诺夫版、广松版、涩谷版和岩波文库版，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广松版。广松版采取了尽可能忠实地复原手稿状况的组版方针，把包括删除、修正、增补、笔记、栏外笔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迹等信息都直接印在正文中。如果把前一种组版方式称作MEGA方式的话，那么后者可称作广松方式。目前已经出版的几种重要的德文版和日文版所采取的组版方式见下页表格。

如果把汉译广松版和中央编译局编译的基于新德文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单行本相对照，这两种组版方式的差异是一目了然的。MEGA方式读起来比较流畅，但其最大的缺陷是无法从直观上把握手稿的修改过程和记载状况，要想了解手稿的详细状况，需要看《异文明细》或《附属材料》。这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更为重要

^① 郑文吉：《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I. 费尔巴哈〉章的再构成》（上、下），载《立命馆经济学》，第30卷第1、2号，1991。侯才：《〈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文稿结构的重建》，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2）。

	目前出版的几个著名版本	出版年	出版者
MEGA 组版 方式	阿多拉茨基 (V. Adoratskij) 版: <i>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Historische-kritische Gesamtausgabe</i> , Abt. 1. Bd. 5, Berlin (MEGA1)	193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 (苏联)
	新德文版: <i>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i>	1966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 (民主德国)
	MEGA2 的试刊版: <i>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Probegang.</i>	1972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 (苏联和民主德国)
	MEGA2 的先行版: Vorabpublikation aus Band5 der Ersten Abteilung der MEGA2, <i>Die Deutsche Ideologie Manuskripte und Drucke</i>	2004	<i>Marx-Engels-Jahrbuch</i> 2003, 国际马克思恩格斯财团 (IMES)
广松 组版 方式	梁赞诺夫 (D. Rjazanov) 版: <i>Marx-Engels Archiv</i> , Bd. I. Frankfurt	1926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 (苏联)
	广松涉版: 《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	1974	河出书房新社
	涩谷正版: 《草稿完全复原版〈德意志意识形态〉》	1998	新日本出版社
	小林昌人补译岩波文库版: 《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	2002	岩波书店

的是,对于非德语国家的读者来说,要弄懂那些使用了大量符号的《异文明细》或《附属材料》是极为困难的。现代日本研究《形态》的第一号人物涩谷正曾感叹说:

由于日语和德语在语法上的差异,要想翻译 MEGA2 的试刊版《异文明细》中关于修改过程的记述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一点对于其他语种也一样。MEGA2 试刊版的复原方法具有致命的缺陷,这就是无法使全世界共享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遗产。^①

^① [日] 涩谷正:《应该如何编辑〈德意志意识形态〉》(下),载《经济》,172页,日本,2004年4月号。

正是因为如此，MEGA2 的试刊版一出版就遭到了广松的批评，后来，日本学者涩谷正、小林昌人、桥本直树和韩国的郑文吉等人还纷纷对 MEGA2 的组版方式提出异议，建议采取广松的组版方式。对于日本学者的质疑，负责编辑《形态》的陶伯特等人曾于 1997 年在《MEGA 研究》上进行了回应，坚持 MEGA2 的组版方式。^① 而后，涩谷在日本《经济》杂志上又予以反驳，认为 MEGA2 编辑小组没有理解广松方式的意义。尽管 MEGA2 方式引起了如此大的争议，但从 2004 年出版的先行版来看，陶伯特等人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1972 年试刊版的组版方式得到了延续。但是，这两种组版方式流派的争论并没有因 MEGA2 先行版的发表而完结，相反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从最近日本 MEGA2 编委会传出来的消息看，随着第 I 部门第 5 卷编委会的更新（主要是陶伯特的退出）与大村泉、涩谷正和平子友长等人的参加，MEGA2 的组版方式可能发生一定的改变。根据日德双方在柏林举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编辑——德国和日本专家会议”（2006 年 11 月 24~28 日）上所达成的《关于 MEGA2 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问题日德双方合意事项》，大村泉、涩谷正和平子友长已经拿到了 CD-Rom 版《形态》的编辑权，因此，至少在 CD-Rom 版《形态》中可能会遵循涩谷的提案，即直接将附属材料卷的《异文明细》编入 MEGA2 文本中，这其实也就是日本学者梦寐以求的广松方式，至于 MEGA2 的印刷版最终能再多大程度上接受广松方式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未来的 MEGA2 第 I 部门第 5 卷可能同时以这样两种方式出版：CD-Rom 版为涩谷修改过的广松方式；印刷版为受广松方式影响的 MEGA 组版方式。

其次，关于手稿排序，目前也存在着许多争议。^② 不过，从各

^① Vgl., Inge Taubert, Hans Pelger, Jacques Grandjonc, Die Darbietung der Handschriften im Edierten Text und im Variantenverzeichnis: eine Erwiderung auf Kritik am Proband der MEGA2 von 1972 und an den 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EGA2 von 1993. In: *MEGA-Studien*, 1997/2, SS. 170–173.

^② 关于广松版与其他版本在手稿排列顺序上的异同，请参照汉译广松版的“附录三”《各版手稿排列顺序对照表》。